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三

宋 蘇軾 撰

志林四十二條

異事

乏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

中師可之笑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契嵩禪師常瞋人莫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

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悦師者葬之别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朗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富彦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

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塜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塜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塜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塜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

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髯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

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曺十餘人以狀及紙久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

使諸曹檢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吏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駡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為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駡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為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

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遥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揺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

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髽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刼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黄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歐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

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翊一作詡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

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為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豈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縠行一日二婢子懸帛

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

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

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能也是歳嘉祐七年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盖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黄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

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澤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絶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

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各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

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
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峯
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
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
宋相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
錢挂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
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

知之者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歴晝日之所為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静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歳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乡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甞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子

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治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

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内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内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

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黄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

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龎安常為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人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龎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曰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存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

施人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黄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黄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虚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

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

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
唇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故也
冲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患之餘
稽首洗心歸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
籤卜得吳真君第三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
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
致自厲之意不敢廢墜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
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嵓翁同謁祥符宫拜九

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不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

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
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
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
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
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象
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

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聊復

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為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

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四民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怍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怍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

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
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
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
强化磨去風瘤望之蝤蠐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
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
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
走是何恠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

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牆而歔欷披巾櫛而視之則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怍俯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癭歸我以有癭逐嗚呼癭邪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脈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

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恥
也交戰乎利害之塲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
爲敵國孝子爲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
枕中奇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
位或黄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强兵以是緒餘以博施
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塲空地爲爐外爐山木之上煮
天一坏父舋母養以旣濟風火絪緼而瓦鑠化生方士

未畢其說工怳之然以為盡之矣退試其術踰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曰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晛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為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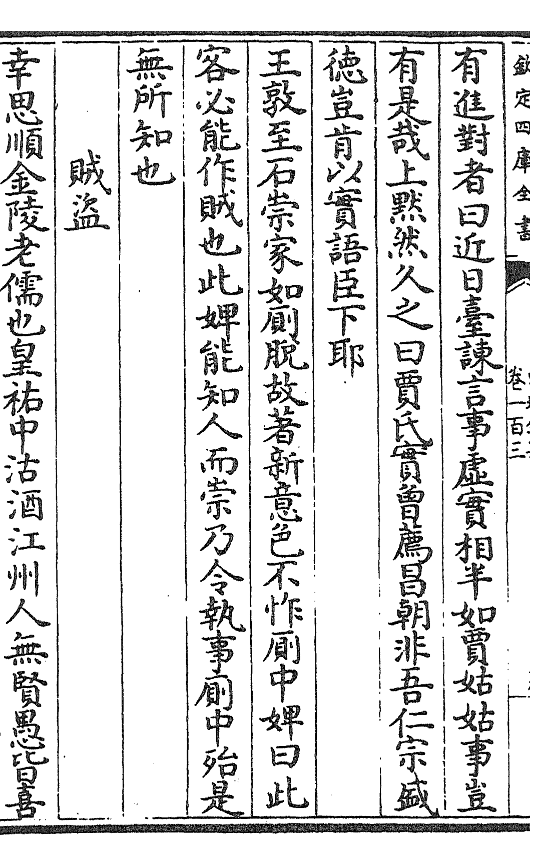
鈆汞室廬盡於鉗鎚劵土田質妻子蕭條繿縷而其効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牆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牆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葢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

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



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辛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

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幸一作辜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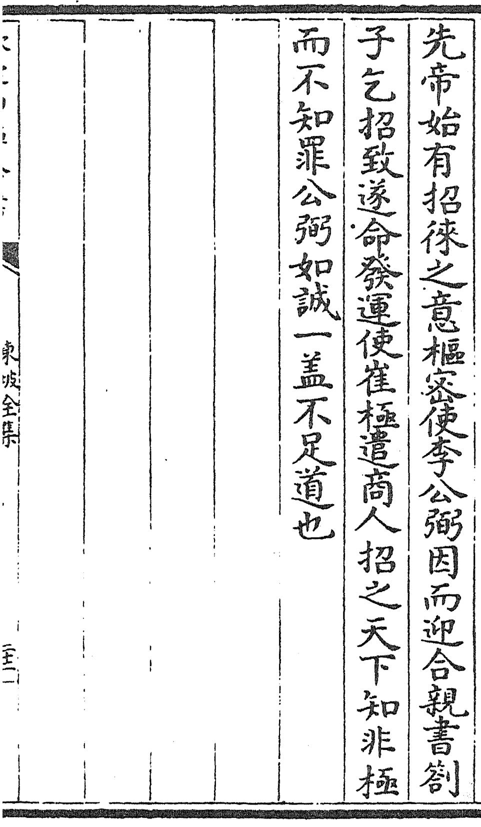
夷狄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為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

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之為樞密時予盍
自今學兵講邊事廢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駮與
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
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廢之孫為子由壻故知之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
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
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
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坼壞使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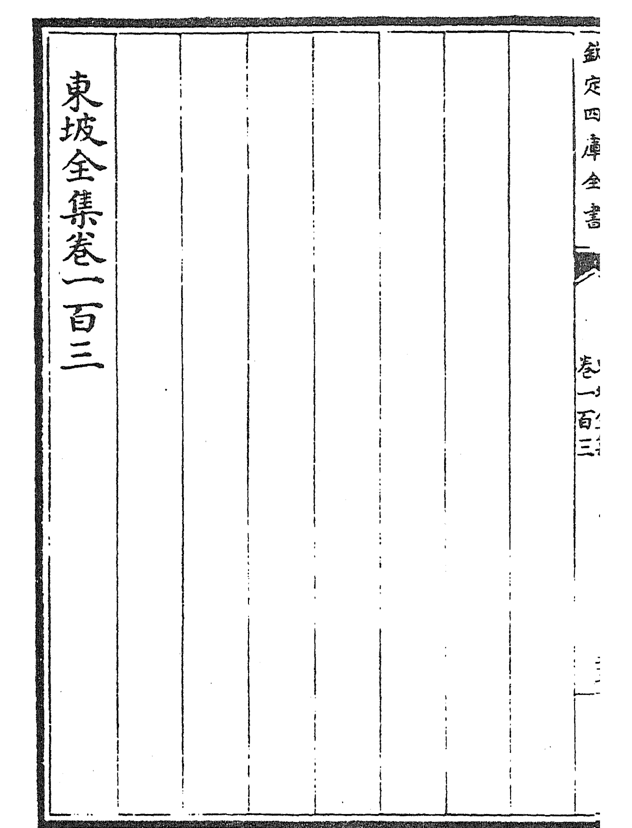
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朝有覘者以為
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盖分之矣而或
者不察謂北朝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
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
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
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
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敵



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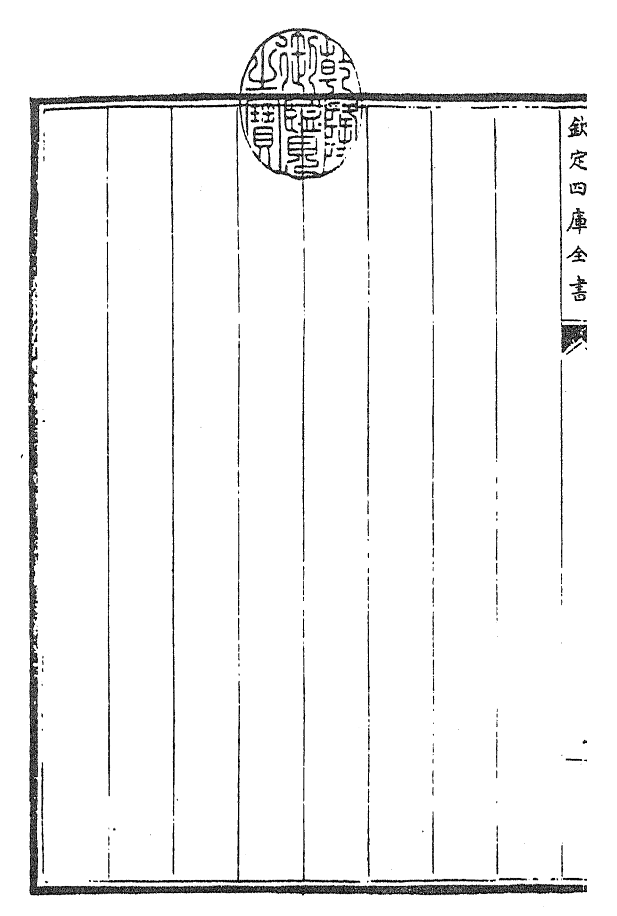
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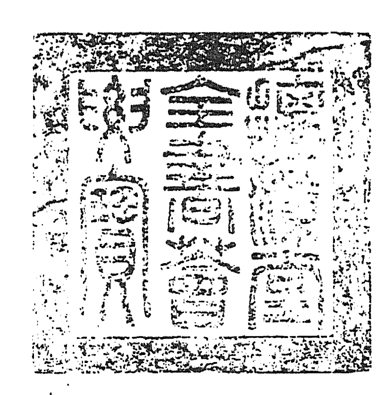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一百三

謹案卷一百三第八頁前二行然近之不覺有垢

穢氣刊本垢訛姤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

宋 蘇軾 撰

志林四十六條

古迹

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赤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在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散弩臺以控

黄巾者此説為近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都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説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時講堂今猶在晝固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此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

上為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
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
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
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
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
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
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
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

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𦍑三字今亡矣

黄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

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

見之遇風浪静輙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

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

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温瑩如玉者深淺

紅黄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

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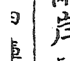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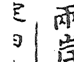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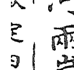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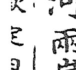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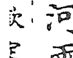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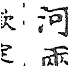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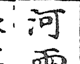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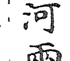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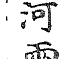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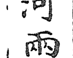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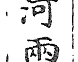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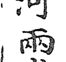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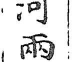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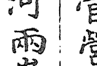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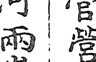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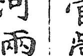
水槩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

玉石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世以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蜀去海遠取鹽於叔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歴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刀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横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鹽井取水筒太

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

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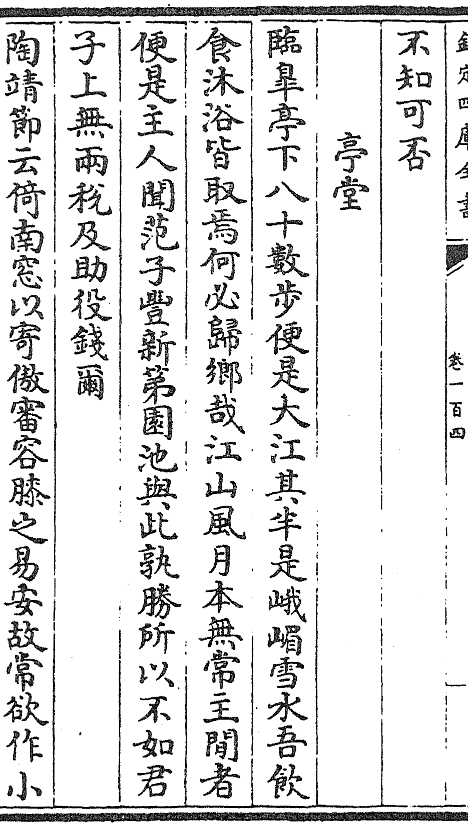
柳仲舉自共城來摶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

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横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煩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廓名之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家



不知可否

亭堂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陶靖節云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
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叅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
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叅寥
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
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
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
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

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子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

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為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為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藩也名譽不足以為藩也陰陽不足以為藩也人道不足以為

籓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為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為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跼蹙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

䔩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聖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為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

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絶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静以臺觀堂則堂

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黄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

炙手之譏又免飲氷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倏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羈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

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聲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咲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人物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曰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羮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羮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羮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羮頡侯

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轉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轉釜一作轑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跋陳後主詞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

無心故爾軾因賛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顔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廢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

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氷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以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咲楚王之

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欲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獲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鼂錯論書此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咲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為趙王貴強相獨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

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耳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代昌耳安能為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彦輔豪偉人也嘗言黄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頴川鳳皇蓋可疑也霸以鶡為神爵不知頴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参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䟽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

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與卒滅族嗚呼悲夫戒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勃遜之會議於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駿蔑一言得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郗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以指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矣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

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

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年九月

十八日書

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

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饑思食壯思

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為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

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

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

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隱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李行一作李行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律力焉次律云埶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

辨以待埶洛河疎矣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飲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慚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啟廢之策而未敢發會燕淩雲臺瓘托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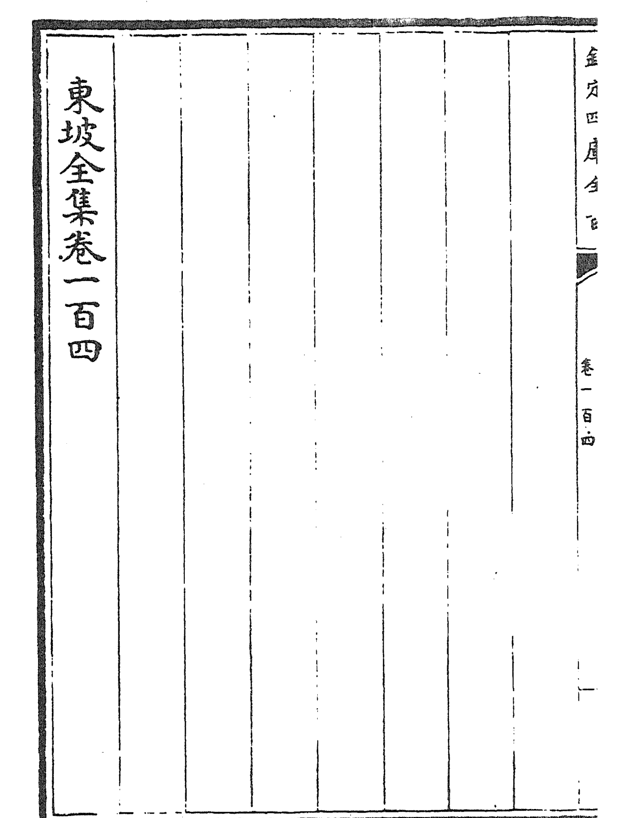
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魄爾魄或作識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謟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繼馬後豈及亡乎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即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

之也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温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哌哌然雖子産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絶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伾叔之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

東坡全集卷一百五

宋　蘇軾　撰

志林十三條

論古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

數至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

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

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黄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

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頔頔音兹即靈王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

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末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

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

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

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

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歳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

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
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
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齠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
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齠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
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
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
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
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

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

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也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

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
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
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
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
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弒之禍至漢以來君
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
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

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

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

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嘆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强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宫之竒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

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
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
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强諫
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
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
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子

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

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其時三桓雖若不悦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

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

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
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
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
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强
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
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

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
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
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
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
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
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
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

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猶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

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争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

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吕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蠧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

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

藏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毀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靡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

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

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
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
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
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
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
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
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

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

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

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

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
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
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
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
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閫外事且不可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主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

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

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

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俛而聽高

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不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

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

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沬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亂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

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矣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

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

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

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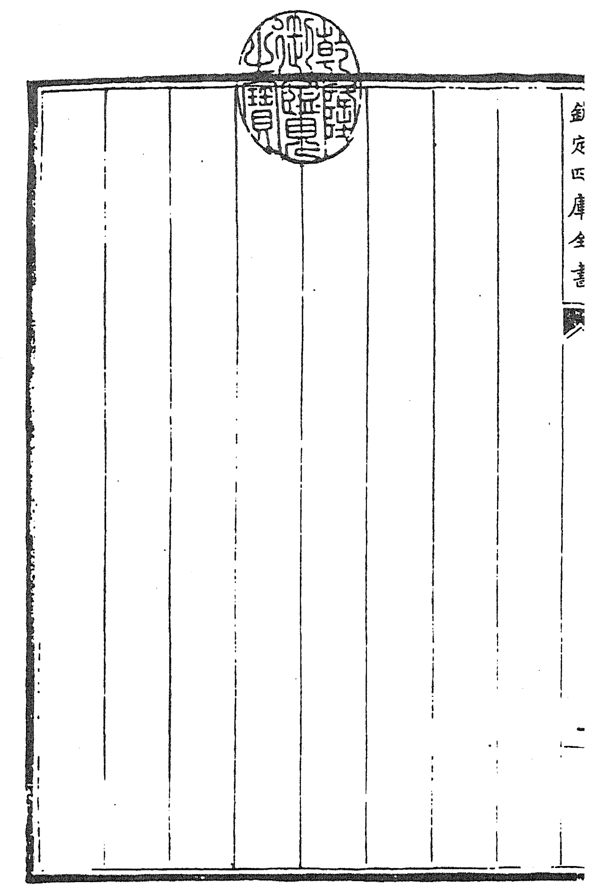
东坡全集卷一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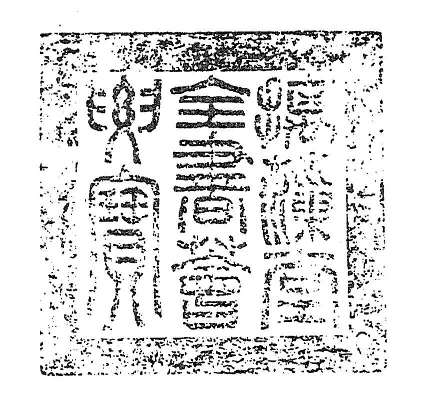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四第十七頁後七行士生於鄗野刊本生訛㞢據戰國策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郗超雖為桓温腹心刊本郗訛郄據晉書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秩有律力焉按律字疑衍

第十八頁後六行王濟以人乳蒸豚刊本濟訛齊據晉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